



月光城 随笔

胡竹峰

## 鼓掌与回声

写作多年，得过一些奖。深夜整理文稿，见诸多答谢词与获奖词，以为颇可喜。

获奖词当然是甜言蜜语，人生负重前行，偶尔需要甜言蜜语。答谢词似乎还算恳切，选几则，大抵亦是一束文章。

胡竹峰的散文绵延接续中国文章的悠远传统，含着浓厚的古风，既工笔又写意，既入世又出世，淡泊沉静，精致典雅，清新朴拙，格调隐逸。无论是山川草木，还是瓜果虫鱼，在他的笔下都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，形成了富有个性的写作标识。

——“孙犁散文奖”双年奖获奖词

## “孙犁散文奖”答谢词

能够获得孙犁散文奖，我很高兴。《散文选刊》是发表我作品最多的杂志，这是中国当代散文温暖的家，感谢葛一敏主编多年护持，感谢《中国文章》原发刊物《天涯》与我的责编林森先生与李宁先生。

得奖这事，好比别人夸自家孩子不错，做父母的心里当然受用当然自得。可是再受用再自得，并不敢放松对孩子的教育。

十几岁读孙犁的文章，心里是把他当做师尊的。孙犁先生写作六七十年，文章越老越好，进入化境。如今，他的作品还在天下流传，可见文学的力量。喧嚣如烟火闪电，文学是山川河流。能写的时候多写一点，写得好一点，让每篇文章都是跳起来去摘下的果实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。

恩怨情仇随风而散，文章可能会稍微长久一些，古人说立言为人生“三不朽”之一。天道是无私的，时间是公正的，文学艺术是美好的，所以她值得热爱，值得付出，值得当做一辈子的事业与追求。

如果先秦诸子、唐宋八大家、张岱、鲁迅，这些人活在当下，该如何面对汉语，如何书写我们的时代。多次设想前人附体进行创作，很好玩也很艰辛。散文天地广阔，我辈大有可为。

一个人受得了荣誉，也要经得起伤害。接得住奖励，更要不害怕失败。在春季里赏花，还得学会在寒冬天看雪。最难的是生活啊。

毁誉不管，立字为照。写作是一生的事，长跑刚刚开始。

感谢各位评委鼓励，向各位获奖的同行前辈敬礼，祝大家万事如意。

胡竹峰为文人立传，论行迹，述掌故，谈文化，品文章，说姿容，兼作小考证，笔触自成格调，更意在追述一种逝去的风致。看似无意，实有匠心，得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之妙。接先贤文脉，成典雅一家之言，文简义丰，再现了民国腔调。

——“红豆文学奖”获奖词

## “红豆文学奖”答谢词

感谢丘晓兰老师与各位杂志社同仁以及评委，感谢张凯老师约稿，得奖是高兴的事。我知道这组民国系列人物的写作，还有很多缺点，你们愿意给一个文学的拥抱，我归咎于先贤的护佑。人生中第一次背诵下来的古诗，就是王维的《红豆》。《红豆》杂志在广西南宁，恰恰就在地理意义的南国，这里有文脉的一种传承。获得这个奖，仿佛听到作小孩时候课堂的钟声：清脆，辽远，宁静。

少年的十来年时光，大量阅读了诸多民国文章。至今我还以为那是一个优美的白话文的世界。你们把第四届红豆文学奖给我，我觉得是奖励周氏兄弟、胡适、林语堂、张恨水、梁实秋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创作的美好文学世界。那一批作家，他们教会我怎么写文章，他们给了我白话文一个简洁、精准与优美的一个基础。

谢谢大家。

胡竹峰的文章气象高古，得水墨精神，又清明畅朗，纯熟于空白与跳跃，以高妙的文本在繁简之间张弛。下笔的底色与脉动，是用情，有来处，有去处，有前人，有自己，飘逸出尘，得作文之大自在，枝蔓蕴藉，是雅士遗风。竹在峰上，竹的旺达，是峰的阔大，是文的世界。

——“滇池文学奖”获奖词

## “滇池文学奖”答谢词

承蒙《滇池》与各位评委厚爱，授予我第十三届滇池文学奖。佛教里十三是吉祥之数，获奖是吉祥的事。第一次来云南，第一次在《滇池》发表作品，第一次得云南的文学奖。我珍惜着，如得到一份力量，再往前行。

为了正式，得拿着讲稿。我讨厌讲稿，我喜欢白纸，白纸白得可以白手起家，写作也正是白手起家的事业。喜欢白纸才格外珍惜，所以我写作字字计较，怕浪费了纸墨。老家

镇上有座光绪年间修建的惜字亭，十来岁时，经常从亭下路过，偶见镇上遗老焚化字纸。一个乡村少年，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没有。但从此知道人要有敬惜心。

去年秋天随中国作协出行台湾，在台中的雾峰林家参观。林家是将府之地，后院墙上有八个金灿灿的字：诗礼传家，文章华国。诗礼传家不稀奇，这话经常看到。文章华国的说法让我很有感触。曹丕说文章是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这些话我没有想过，但由此一说很重要，这是从前的庄严从前的风气。

就个人来说，我觉得文学没有什么，她是我的工作，她是一门技术。文学艺术，毕竟还是一个术。我谈饮食，谈书画，谈人物，谈山川草木，谈风月世情，目的是以术得道，人生圆融。

云南多山，滇池多水，山象征我们的生命力，水象征我们的创作力。文学是高山流水的事业，感谢《滇池》文学，让我得以亲近云南。

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得外面的奖，吃家里的饭。这样才好玩。如果吃外面的饭，得家里的奖，那太可怕了。我一个安徽人，能得到云南的这么老派老牌的文学奖，很荣幸。

昨天在合肥机场，飞机晚点三个多小时。有那么一点点不耐烦。后来想，我来昆明是获奖的，是见诸位文学人物的，都是挺美的事，飞机晚点没什么，不能什么美事都被你撞上了。

有时候人会忘了年轻时候对自己的承诺。但文学很好，他一直提醒你，不要遗忘，不要活成二十岁的时候讨厌的那种人。

我写作很简单，就是写自己的文章，写出自己的文本，这是我现在写东西的乐趣。我的人生观里没有为文学献身的意思。但写作是我一辈子的修炼一辈子的习惯，三十好几岁的人，改行似乎也不明智。

愿文学之神护佑我们，愿幸福之神保佑我们。祝大家好运长在。

胡竹峰的散文大题小作，古雅成趣，文脉纯正，笔墨简练。浸淫于古

却不泥古，洞明世事亦不佯狂。写人记物灵动洒脱，谈文论艺明心见性。看似云淡风轻，波澜不惊；实则一唱三叹，意在言外，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逍遥与高妙。中国文章呼唤中国精神，胡竹峰以他的文字，秉承了这一精神。

——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获奖词

## 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答谢词

二十二岁开始写文章，快十年了，写作是习惯是趣味也是事业，更是一生的修炼。如果说身体里有清气的话，那是文字养的，汉语之美打扫了尘俗的秽迹。当年有作家见到《倾城之恋》，读完之后很惭愧，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，张爱玲不知道是躲在哪里的高手。在苏州大学领奖台上，我也有类似的心情。不同的是，想到自己可以向这么多龙虎请教，觉得非常受用。

获奖感言之类很难讲。说大了，显得骄傲无耻，说小了，心又不甘。谦虚而近伪，激昂则谓狂。怎么说，都难免做作。我只得说奖项是证明，奖项也是浮云，当他是创作之路上偶遇的凉亭最好：茶烟歇，喝茶抽烟歇会，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下一个路边的凉亭。苏州有个作家叫范烟桥，出过一本散文集恰恰叫《茶烟歇》，书前题词说：

等闲白了少年头，讲坛口舌，文坛心血。

写作都是用心血浇筑而成的，即便只为稻粱谋，我也不敢不花心血。拿到这个奖，人生三十而立，乡下人喝到了甜酒，有种辞旧迎新的感觉。谢谢我的责编曹雪萍，谢谢评委，谢谢大家。

说句实话，我觉得生活比写作重要，写作比获奖重要，当然，获奖比不获奖好。前年在一老先生家里，老先生八十多岁了，还能做手工。我马上想入非非地认为那些小手工是宝物。文学也好，书画也好，音乐也好，舞蹈也好，这些艺术都很重要，但我更看重艺术背后人的状态。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还有闲情还有体力做手工，真是得道之人。人得道了，文章不会差。